

中国语文丛书

语法研究和探索

中国语文杂志社 编

2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语文丛书

语法研究和探索

(二)

中国语文杂志社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辑语法学术论文共18篇。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关于语法理论和方法的，关于句子格式和短语的，关于个别词类和个别词语的。论文集的一个特点是：着力描写和分析汉语事实，注意探索语法研究的方法。

中国语文丛书
语法研究和探索（二）
中国语文杂志社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〇五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180千字
1984年4月第一版 1984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1,000册

统一书号：9209·28

定价：0.90元

“中国语文丛书”编辑说明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以来，陆续刊登了有关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文章或资料。为了便于读者参考，我们按方面或专题把一部分文章或资料整理编辑，不定期地陆续出版了单行本，总称“中国语文丛书”。

《中国语文》篇幅有限，有些有价值的稿件不便在上面刊登。为了补救这一个缺点，我们把这些稿件也编进这套丛书，让它们能够同广大读者见面。有少数文章或资料是在别的刊物上发表了，因为参考价值较大，有时也收在这套丛书里。

这套丛书总的编辑方针，和《中国语文》一样，主要是推进语言文字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具体到每一本，因为方面或专题不同，有的比较专门一些，有的则比较普及。

希望全国语文工作者继续给我们批评和帮助，使这套丛书的内容得以改进，逐渐充实起来。

中国语文杂志社

1982年10月25日

目 录

狙公赋芋和语法分析·····	吕叔湘 (1)
语言的语法分析和言语的语法分析·····	王希杰 (3)
单向动词及其句型·····	吴为章 (11)
双宾句类型分析·····	李临定 (27)
“把”字句谓语中动作的方向·····	詹开第 (41)
“把”字句否定式·····	饶长溶 (49)
主谓谓语句的范围·····	孟维智 (61)
动词谓主语句的谓语·····	郑怀德 (78)
是非问句的句法形式·····	范继淹 (88)
由“非疑问形式+呢”造成的疑问句·····	陆俭明 (103)
谈谈汉语几种句式的转换·····	傅雨贤 (109)
汉语口语里的追加现象·····	陈建民 (117)
口语“说”字小集·····	孟 琮 (133)
数量名结构的叠用解注格式·····	邢福义 (149)
带继续意义的动词性短语·····	刘叔新 (165)
表示“异中有同”的“也”字独用的探索·····	沈开木 (173)
动词重叠的表达功能及可重叠动词的范围·····	刘月华 (187)
不能重叠的双音节形容词·····	李大忠 (207)

CONTENTS

- “The Monkey-Keeper and the Monkeys” and
grammatical analysis Lǚ Shūxiāng
- Syntactic analysis of language and speech
Wáng Xījié
- Uni-directional verbs and related sentence
patterns Wú Wéi zhāng
- Types of sentences with double objects
Lǐ Líndìng
- Directions of action in sentences with the
pretransitive “ba” Zhān Kāidì
- Negative sentences with the pretransitive “ba”
Ráo Chángróng
- On S-P predicates Mèng Wéizhì
- The predicate in sentences with verbal subjects
Zhèng Huáidé
- The patterns of yes-no questions Fàn Jìyān
- Questions formed by adding the particle “ne”
Lù Jiǎnmíng
- Transformations of several sentence patterns
in Chinese Fù Yǔ xián
- Afterthought utterances in the colloquial style
Chén Jiànmín
- Various idioms containing “shuo” in the colloquial
style Mèng Zōng

Mutual corresponding numerical expressions in a sentence	Xíng Fúyǐ
Verbal phrases implying "continuation"	Lǐ Shūxīn
On certain uses of the adverb "ye"	Shěn Kāimǔ
Function of reduplicated verbs with lists of reduplicatable verbs	Lǐ Yuèhuá
Non-reduplicatable dissyllable adjectives	Lǐ Dàzhōng

狙公赋芋和语法分析

吕 叔 湘

从前科举时代考八股文，出题目有一种叫做截搭题。比如从“学而时习之，不亦悦(说)乎？”这两句书里取出“习之不亦”四个字做题目，就叫做截搭题。我今天这个题目就有点截搭题的味道。

且说《庄子》里边有一个有名的故事叫做狙(jū)公赋芋(xù)，说的是从前有一位养猴儿的，要节约喂猴儿的橡实，就跟猴儿们说：“早上一人仨，晚上一人四，怎么样？”猴儿们全都火儿了。这个人说：“早上一人四，晚上一人仨，怎么样？”猴儿们都很高兴。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世界上很多人只看见事物表面上不同，看不到实际上是一样。我觉得这个意见不一定对，猴儿们的一喜一怒未必没有道理。也许是因为白天活动量大，吃得饱点儿好，晚上睡觉消耗少，少吃点儿无所谓。也许是有点儿实用主义，早点儿捞点儿比较放心。这么一想，朝三暮四就不等于朝四暮三了。

我今天说这个故事干什么呢？这个故事跟语法分析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这可以分两层意思说。第一，有的句子，应当怎么分析，语法学家们的意见不一致。比如“台上坐着主席团。”——诸位别笑。这个句子自从1951年朱德熙先生和我在《语法修辞讲话》里边用来做例句，一眨眼三十年过去了，它一再被人引用，简直成了语法学界的传统剧目了，——“台上坐着主席团”这么个句子，有人说：“台上”是状语，“主席团”是主语。有人说：“台上”是主语，“主席团”是宾语。又有人说：“台上”是状语，“主席团”是补足语，这个句子就是没有主语。语法学家们的意见不一致。于是就有人说：“得！得！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有什么可争的！”这就是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等同论，是语法学界之外

常常可以听到的意见。这种意见不一定对，前边已经说了。不同的分析很可能分得出个高和低。

另一层意思，有人说：“台上坐着主席团”等于“主席团在台上坐着”，都是主语、谓语加状语，只是一个主语在前，一个是主语在后罢了。这是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等同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两个句子果然相等吗？我看不相等。如果两个句子相等，应该是一个句子里出现什么变化，另一个句子也出现同样的变化，象代数式子那样，在等号的左边加或减，或乘以，或除以什么数，在等号的右边也必然要加或减，或乘以，或除以什么数。让我们来看看前边提到的句子：

主席团在台上坐着 = 台上坐着主席团

主席团不在台上坐着 = *台上不坐着主席团

主席团在台上坐了一会儿 = *台上坐了一会儿主席团

主席团在台上坐不住了 = *台上坐不住了主席团

这可以证明“台上坐着主席团”不等于“主席团在台上坐着”。

为什么会有人说这两个句子相等，甚而至于说是这两个句子结构相同呢？这是因为他把一个句子的语义结构和语法结构混为一谈了。“台上坐着主席团”跟“主席团在台上坐着”的意思相同，或者说是基本上相同。可那只是语义结构相同啊，语法结构是另一回事，这两个句子的语法结构是迥不相同的。

语法结构是语法结构，语义结构是语义结构，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分别。这是起码的辩证法。我今天拿这个浅而又浅的道理在诸位面前说三道四，实在抱歉。我把这些陈谷子烂芝麻搬出来晒一晒，是因为这种不科学的思想方法曾经在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语法学者的头脑中起过作用，而且，从发表在刊物上的文章看，有些同志直到现在，也就是直到八十年代，还没有能摆脱它。

语言的语法分析和言语的语法分析

王 希 杰

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是语言科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进一步把这一区分贯穿到语言研究的一切领域中去,是现代语言科学发展趋势之一。在语法研究中,区分语言的语法分析和言语的语法分析,在今天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有益的。

一 语言的句子和言语的句子

对于语义,我们可以、也应当区分语言的语义和言语的语义。语言的语义,是一个语言社团的一切成员所共有的集体的财富,是一般的、抽象的、概括的。言语的语义,是语言的语义和特定的语境相结合的产物,是个别的、具体的,因人、因事、因时、因地制宜。语境又可以分为语流和情景两类。所谓语流,就是上下文。所谓情景,包括说者、写者和听者、读者(以下合称说写者、听读者)之间的关系,时间和空间、辅助的交际工具等等。^①

对于句子,我们同样可以、也应当区分语言的句子和言语的句子。语言的句子,也是一个语言社团的一切成员所共有的集体的财富,是一种一般的、抽象的、概括的模式。语言的句子和语言的语义相联系,它同现实的联系是间接的,它同客观事物不发生直接关系,不表达说写者的具体的思想感情。它是说写者的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而不是他们的思想感情的表现形式,它是脱离具体语境而独立存在的。它是从属于整个社会的,而不是某一个说写者的私有物。言语的句子,是语言的句子的实现的形式,它生存于特定的语境之中。它同现实的联系是直接的,它同客观事物发生直接关系,是说写者具体思想感情的表现形式。言语的句子,借助

语流和情景发挥交际的职能。它受言语的语义制约。它不是整个社会的，而是从属于说写者个人的。如果说语言的句子是抽象的、概括的，那么言语的句子总是个别的，具体的，可以直接观察得到的。

语言的句子和言语的句子是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语言的句子是言语的句子的核心和基础，言语的句子是语言的句子的实现的形式。没有语言的句子，言语的句子就不能产生。语言的句子是言语的句子中的相对稳定的、一般的东西。没有言语的句子，语言的句子就没有存身之处。两者的关系，是一般和个别、本质和现象的关系。两者并不是任何时候都一致的。比如说，语言中有歧义的句子，在言语表达中往往没有歧义；反之，语言中本无歧义的句子，在言语表达中却又可能产生歧义。可见语言的歧义句和言语的歧义句并不是一回事。再如，根据一种语言的句子模式造出来的句子，在交际活动中并不是都能够为听读者所接受的；反之，和语言的句子不一致的言语的句子，有时候不仅是听读者所能够接受的，甚至还被修辞研究者誉之为“佳句”。正如人们言语中所包含的语音不可能全部归结到这一语言的音位系统中去一样，言语的句子中的某一些部分也是无法归结到这一语言的句子模式体系中去。

既然语言的句子和言语的句子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当然就可以分别从语言和言语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句子，甚至分别给出两个不同的定义。在以往数百个句子定义中，既有从语言的角度提出的，也有从言语的角度提出的。比如说，吕叔湘、朱德熙在《语法修辞讲话》中下的定义是：“具备主语和谓语这两个部分的是句子”。这就是就语言的句子而言的。丁声树等在《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中下的定义是：“句子是说话的单位。只要单独站得住，能够向对方传达一定的意思的话，不论长短，都是一个句子。”这是就言语的句子而言的。当然兼顾语言和言语两个不同的角度，下一个对语言的句子和言语的句子都适用的定义，也是可

以的、必要的。

二 语言的句子分析和言语的句子分析

既然客观存在着语言的句子和言语的句子的区别，那么句子分析便可以分别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进行。换句话说，我们就可以、也应当提出语言的语法分析和言语的语法分析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这样做，是既有理论依据，又有实际需要和可能的。所谓理论依据，指的是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这一现代语言学的基本原则。既然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运用于语音学、语义学、词汇学能够取得成效，那么也就一定能够运用于语法学，并且也一定能够取得成效。所谓实际的需要，指的是目前混淆了两种角度，有些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有时候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论，这样就难以达到语法研究科学化、精密化的要求。比如，胡附、文炼说：“我们讲主语，时而对动词而言，时而从语义上分析，时而从语用上说明，已之昏昏，怎能使人昭昭呢？”^②从对动词的选择关系来考察主语，这时研究的是语言的句子；从语用上说明主语，这时研究的是言语的句子。如果我们区分语言的句子分析和言语的句子分析，那么岂不就可以变“昏昏”为“昭昭”了吗？再如，人们往往因为某一语法体系不能解决言语中具体的句子的某些现象，便斥责为“无用”，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如果想把言语的句子中的一切都包括到语言的句子模式体系中去，那么科学化、精密化便有可能落空。这只有在语言的句子分析之外，再建立言语的句子分析，才有可能合理解决。所谓可能性，指的是近些年来出现的句子的实际切分、语用学的（pragmatical）句子分析等，主要是从言语的角度来考察句子的，其成果为言语的语法分析学、为区分语言的语法分析和言语的语法论提供了可能性。

语言的语法分析和言语的语法分析的区别，首先表现在主语和话题的区别上。和语言的语义相联系的语言的句子，是以逻辑范畴为基础的，它典型地表现为主语和谓语的对比，其语义关系主

要表现在名词和动词的选择关系上，其格式主要取决于主语和谓语的构成方式及其相互关系上。和言语的语义相联系的言语的句子，是以交际职能为特征的，它典型地表现为话题和表述的对立，其语义关系主要表现在它和语境的相互联系的方式上，其格式主要取决于话题和表述的构成方式及其相互关系，也取决于它和语境相互联系的方式。主语是从属于语言的，而话题是从属于言语的。因此两者就不可能任何时候都是一致的。如：

(1) 谁说今天要下雨的？

(2) 说今天要下雨的是谁？

例(1)的主语是“谁”，话题却是“说今天要下雨的”。因为话题作为表述的出发点，总是语境中已知的、或者至少是显而易见的东西，不能是未知的。但主语却不一定都是已知的。例(2)的“说今天要下雨的”，既是主语，又是话题。从语言角度看，例(1)和(2)是不同格式的句子，主语和谓语的构成方式不同。从言语角度看，例(1)和(2)是同义句，话题和表述是相同的。当然同义和等义并不是一回事。

(3) 主席团坐在台上。

(4) 台上坐着主席团。

例(3)的“主席团”，既是话题，又是主语。例(4)的“台上”，只是话题，不是主语。主语是“主席团”，“台上”是地点状语。因为和单向动词发生联系的名词总是主语，词序的差异不影响这一基本规则。从语言角度看，例(3)和例(4)词序虽然不同，但其语义关系、动词和名词的选择关系相同，可以看作一个格式的两个变体。从言语角度看，话题不一样，表达效果不一样，不能看作同义句。

(5) 南京的夏天人们不能工作。

(6) 南京的夏天不能工作。

(7) 在南京的夏天里人们不能工作。

(8) 在南京的夏天里不能工作。

例(5)，“人们”是主语，“不能工作”是谓语，“南京的夏天”是时间状语。但是话题却是“南京的夏天”。例(7)“在南京的夏天里”，更显示出它是时间状语，而非主语，但却是话题。因为在现代汉语中，介词结构作主语极少，但作话题却不受限制。例(6)的“南京的夏天”，依然是时间状语，不是主语。这个句子的主语没有出现，可以称之为“零主语”。不能说“南京的夏天”是主语，因为“夏天”显然谈不到“不能工作”，否则便是主谓不搭配。例(8)的“在……里”，显示了(6)和(8)中的“南京的夏天”和“在南京的夏天里”是话题，而非主语。

语言的语法分析和言语的语法分析的区别也表现在“隐含”和“省略”的区别上。语言的句子典型地表现为主语和谓语的对比，言语的句子却不一定是主谓齐全的。原因在于言语的句子依附于语流和情景，往往有必要、也有可能省略一些成分，包括主语和谓语在内。吕叔湘对省略提出两个条件：

“第一，如果一句话离开上下文或者说话的环境意思就不清楚，必须添补一定的词语意思才清楚；第二，经过添补的话是实际上可以有的，并且添补的词语只有一种可能。这样才能说省略了这个词语。”^③可见省略是和语流、情景相联系的，是从属于言语的一个概念。因此省略也可以分为语流省略和情景省略两种。凡是因为上下文的关系而省略的，是语流省略。如：

(9) 我到了北京，我参加语法讨论会。→我到了北京，参加语法讨论会。

(10) 谁能完成这个任务呢？他能完成这个任务。→谁能完成这个任务呢？他。

这一类省略的可能性是上下文提供的，也受上下文的制约。

凡是因为情景的关系而省略的，就是情景省略。如：

(11) 火！| 蛇！| 进来。| 走吧。| 立正。| 稍息。| 危险！| 小心触电！| 禁止吸烟。| 严禁倒垃圾！

这一类省略的可能性是情景提供的情，它受景的制约。

言语中的非主谓句其实都是省略句。语言的句子离开语境而独立存在着，所以就没有什么省略不省略的问题。

吕叔湘提出了和“省略”相对的“隐含”的概念。他说：“‘隐含’这个概念很有用，‘隐含’不同于‘省略’，必须可以添补的才能叫做‘省略’。”④ 在我们看来，“隐含”是属于语言的句子的。所谓隐含，指的是不通过语法形式标志表现的，不需要、有时也不能够添补出语法形式标志来，客观地存在着某种潜在的意义关系。如：

(12) 老赵的个子高。|老钱的脾气好。

(13) 老赵高个子。|老钱好脾气。

在例(12)中，“老赵”和“个子”之间，“老钱”和“脾气”之间，存在着领属关系，这是通过一定的语法形式标志(“的”)表现出来的，是显性的。在例(13)中，这种领属关系依然存在着，但没有通过任何语法形式标志来表现，而且“老赵”和“个子”之间、“老钱”和“脾气”之间不发生直接关系，不是一个更大结构体的直接成分，这领属关系是潜在的，隐性的。

语言的语法分析和言语的语法分析的区别，也表现在考察范围方面。现行的语法论著中常常提到句子的某些特殊成分，如呼语、感叹语、插入语。如：

(14) 小子，你同意就这么办吗？|好啊，咱们一同走。|天哪，他竟是这样一个人。|由此可见，“隐含”这个概念是从属于语言的。|小张，在我看来，是一个挺了不起的人。

(15) 凭良心讲，我钦佩她的勇气、毅力……(王海鸰她们的路)

这些成分的出现，是语流和情景决定的，和句子的结构模式无关。或者为的是上下文的呼应和联系，或者为的是表示和情景之间的对应关系。它们是从属于言语的，而不是从属于语言的。

言语的句子是语言的语法分析的对象和素材。语言的语法分

析的最终目的，显然不在于收集言语的句子并加以分类，而在于寻觅隐藏在这些个别的、具体的、可以观察得到的句子后面的一般的、抽象的、概括的句子模式。既然这些成分游离于句子结构之外，同句子的各个成分不发生直接关系，而且不影响句子的结构模式，所以语言的语法分析是可以不研究它们的。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到一般的、抽象的、简明的句子模式。但是，言语的语法分析却不能不研究这些游离成分。这些游离的成分，既然在句子的结构之外，当然是不能够充当句子成分的，特别是不能充当主语。从交际功能看，这些游离成分却是不能忽视的。有些游离成分，有时甚至可以充当话题。如：

(16) 关于相对论，我是十分无知的。| 对于产品质量，他早就有看法。| 至于他的过去，知道的人很少。| 说到爱好，老王最喜欢集邮。

从语言角度看，“关于相对论”等，是句子结构之外的东西。从言语角度看，它们正是话题，“关于、对于、至于、说到”等，则可以看作为话题的标志。

语言的语法分析和言语的语法分析的区别，也表现在词序上。语言的词序，是独立于语境而存在的，也可以称为客观词序、正常词序。言语的词序，除和语言的词序一致的以外，还包括主观词序，或者叫加强语势词序，它大都带有感情色彩。主观词序是从属于言语的，而不是从属于语言的。它依附于语境，又可以分为语流词序和情景词序。凡是依附于上下文的，并受上下文制约的，就是语流词序。如：

(17) 红豆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杜甫：秋兴。
= 鹦鹉啄馀红豆粒，凤凰栖老碧梧枝。)

(18) 谢公最小偏怜女。(元稹：遣悲怀。= 谢公偏怜最小女。)

这一类词序主要是为了上下文的声韵配合而产生的。凡是依附于情景并受情景制约的，就是情景词序。如：

(19) 来了吗，你哥哥？ | 买来了没有，给我？ | 怎么了，车？ | 下班了，已经？

总之，分别从语言和言语两种角度来分析研究句子，区分语言的语法分析和言语的语法分析，既是可能的，又是必要的。这样做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有实用价值，不仅可以较好地解决目前语法研究中某些有争议的问题，而且可以促进语法研究的科学化、精密化。

三 余 论

(一) 语言的语法分析和言语的语法分析是既有区别又有相互联系的。语言的语法分析是言语的语法分析的基础，言语的语法分析是语言的语法分析的具体运用。言语的语法分析有语言的语法分析所不能包容的内容，因此有相对的独立性。

(二) 区别语言的语法分析和言语的语法分析，要特别注意语言的句子和言语的句子的相互关系，不仅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也要看到联系和转化，要特别注意从语言的句子变为言语的句子的过程和方式。

(三) 如果我们区分科学语法和实用语法（或叫教学语法）的话，对于科学语法，我们应当比较严格地区分语言的语法分析和言语的语法分析，而对于实用语法，则应当尽可能地把两者结合起来，虽然这一结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① 请参看拙作《论语流义变和情景义变》，《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3期。

② 胡附、文炼：《漫谈句子分析》，《中国语文》1982年3期。

③④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68页。